

·茶诗絮语·

月夜泛花涤心原

著名学者施蛰存在《唐诗百话》中介绍说“汉武帝元鼎二年春,起造了一座柏梁台。此台用香柏为梁,故名柏梁。元封三年(公元前108年),在柏梁台上开宴,规定二千石以上的官,能作七言诗者,可以坐于上席。于是皇帝首先作了一句七言诗,亲王、大将军、丞相按官位高低每人接下去作一句,都用皇帝所作第一句的韵脚。从此文学史上出现了第一首联句体的《柏梁诗》。”虽然这诗的真伪尚难确定,但联句诗对后世的影响却是有目共睹的。尤其是在文人的雅集上,联句更可助兴。《红楼梦》中即有芦雪庵众人联句和黛玉、湘云、妙玉的中秋联句,那境界让人神往。

唐以前的文人雅集大多是喝酒的,竹林七贤的酒量怕是让我们现代人瞠目,兰亭的“一觴一咏”更催生了天下第一行书呢。唐以后呢?似乎茶成了雅集的主角,至少是酒后的主角吧。宋人杜小山有首流传很广的诗“寒夜客来茶当酒,竹枋汤沸火正红。寻常一样窗前月,才有梅花便不同”,这诗简直把文友集会的境界写绝了——茶、明月、梅花以及诗词酬唱。虽然这样的酬唱或联句难得有好诗,但想来他们的用意并不会在诗上,不过是娱情一乐而已。

如果说茶会在当下似乎有兴盛迹象,其实也不过是复兴而已。大唐的文化气象似乎已经把中国文化的根基奠定,这其中当然也包括茶文化。当然千年之后饮茶人的心境与古人自是不同,我们的“风雅”在他们面前似乎有些浅薄和矫情!且看这首《五言月夜啜茗联句》:

泛花邀坐客,代饮引情言(陆士修)。
醒酒宜华席,留僧想独园(张荐),
不须攀月桂,何假树庭萱(李萼)。
御史秋风劲,尚书北斗尊(崔万)。
流华净肌骨,疏淪涤心原(颜真卿)。



不似春醪醉,何辞绿藜繁(皎然)。
素瓷传静夜,芳气满闲轩(陆士修)。
这集会发生在颜真卿历尽安史之乱的离乱与伤痛之后,这六十多岁的老人因直耿耿介而遭排挤到湖州去做了刺史。在这里他似乎找到了精神的归宿,身边更是聚集着一批名士文人,他甚至成了湖州的文化中心!想想当年在安史之乱中他的奋起抵抗不过换来了唐玄宗的一句“颜真卿是谁?”以及当朝小人的嫉恨!此时的他甚至三次上书要求致仕,他应该沉浸到茶的淡泊与清静中了。于是他同诗僧皎然交游,与宾客宴饮,在这月夜的酒醉之后啜茗。所以他写出“流华净肌骨,疏淪涤心原”的诗句。几百年之后,宜兴时期的“松风竹炉,提壶相呼”的苏东坡与湖州时期的颜真卿的心境或许有几分相似。

当那笃实憨直、忠贞不贰的颜真卿又怎能真正地陶醉在水光山色、诗茶酬唱之中呢?只要朝廷一声令下,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迈出了老迈稳健的步履去尽忠,直到迈进叛臣李希烈的监狱被缢死而无憾!看来茶于他只是失意中暂时的安慰。

酒浇不了愁,茶其实历来就只是经世致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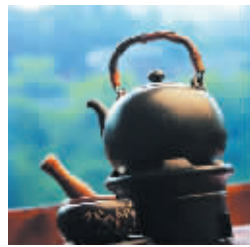
的文人们的一时安慰!

文人雅集中真正能入茶境的只能是皎然这样的僧人。这位谢灵运的十世孙,显然继承了先祖的隐逸之风。他真于性情、风流自然的诗歌与禅风被陆羽和韦应物赏识并不奇怪,耐人寻味的是文武双全的书法家颜真卿也对他推崇备至。不过细想也不意外,他们做人的原则大概都不外乎一个“真”字,不信就看看颜真卿的《祭侄文稿》或皎然《诗式》中关于诗歌的态度。

还是回到唐朝大历年间的一个月夜吧。那个晚上皓月当空,或许他们就在陆羽设计命名,颜真卿亲笔题字,皎然曾赋诗的“三癸亭”中吧。酒是半醉的,茶已沸腾,茶应该是顾渚紫笋,那是皎然的最爱;杯应该是荆州的白瓷,虽不如越州青瓷那么益茶,但也是时人的上上之选了。于是他们都直面自己的那份真心,直抒那份“情言”,诗情也就荡漾了,荡漾在茶水和月色之中。

当下的茶会不少,赋诗联句就很难见到了,当然我更不能。我们现代人怎有他们的那份阅历,那份真纯,那份境界啊。

(刘淇)



友人赠茶

方伟

一夜春风到枕凉,
漫将新水试旗枪。
不须禄米常供我,
半撮毛尖胜酒浆。



咏茗楼

阮观台

一湾碧水映茶楼,
四顾春枝翠欲流。
玉露一杯情志远,
心随海燕弄潮头。

咏信阳毛尖

王志国

五云山上溢茶香,
绿叶金魁在信阳。
细啜毛尖抛美酒,
馨香入腹胜琼浆。

品茶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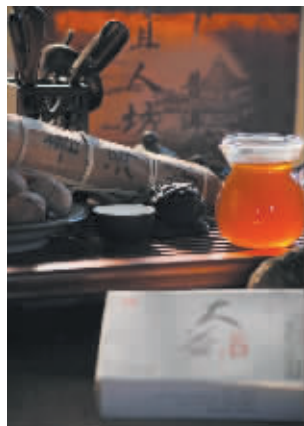
吕建国

采茶姑娘遍山梁,
口唱山歌翠满筐。
火炕揉搓工艺巧,
毛峰形美味浓香。

古风·茶酒辩

刘仙洲

酒醇莫贪杯,茶厚益精神。
酒醉人智迷,常茶可健身。



春登苏仙石东河茶场

汤波

蹊盘五百旋,跨涧饮茶园。
叶沸初及口,神清欲上天。
悠哉山顶客,恍若古苏仙。
远看崖青处,茶农雾霭间。